

第一卷

毛泽东

傳奇



龚一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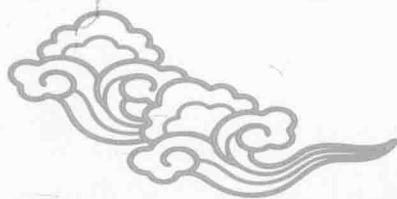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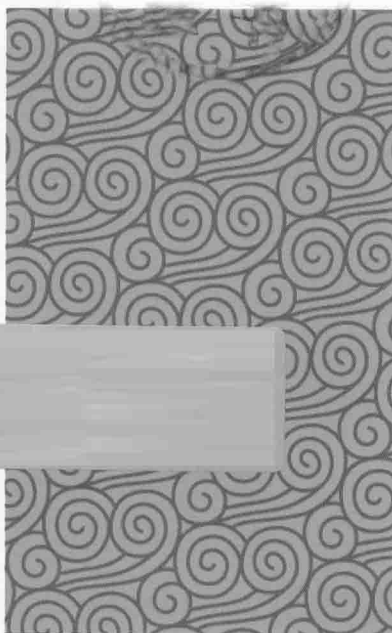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传奇
龚一编著



编委会

○顾问 李敏 李讷 王景清 毛小青
魏光朗 莫骄 胡子敬 李定坤
○总策划 胡国安 匡卫兵 张建辉 李锐
邹立伟 肖彦 帅兵 曾馨逸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毛泽东传奇 / 龚一 编著. — 北京 : 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35-5223-6

I. ①毛… II. ①龚…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0582号

毛泽东传奇

责任编辑 王 君 蔡锐华 任 丽

装帧设计 文卫民

责任印制 王洪霞

责任校对 马 晶

策划统筹 湖南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线 (0731) 88238222

字 数 18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22.0

全套定价 98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图片全部由毛小青女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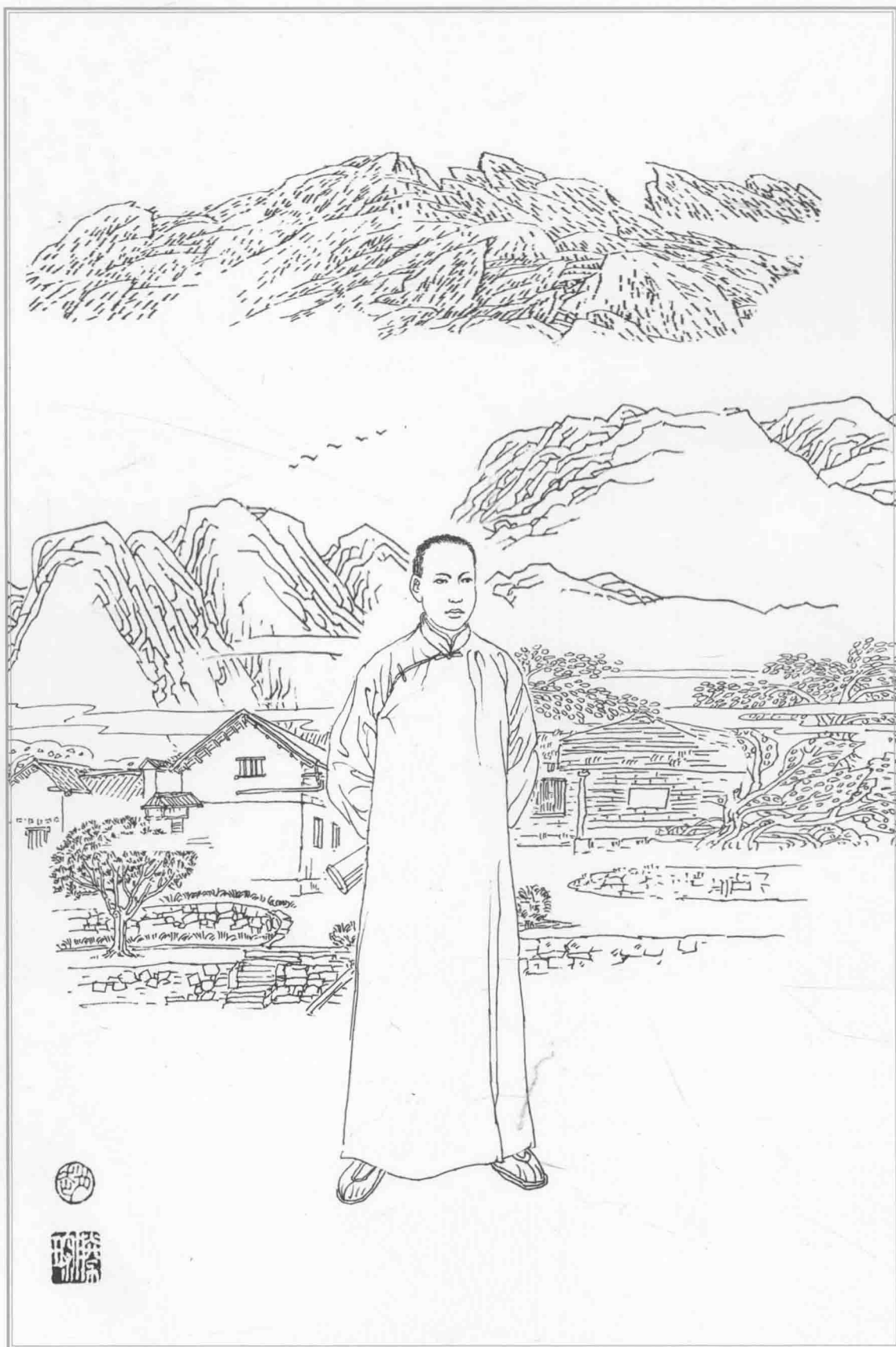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壹

第一卷

第一部用章回故事记录毛泽东传奇一生的作品





龚一
编著

毛泽东

目 录

第一章	满月儿拜谒石干娘	四岁孩熟背《百家姓》	2
第二章	毛泽东罢课胜父母	邹春培出对难孩童	38
第三章	李漱清破例收门徒	毛顺生逼婚成闹剧	60
第四章	为读书激烈闹抗争	鸣不平立志出乡关	82
第五章	李元甫拍案纳栋梁	众教师齐心护英才	104
第六章	毛泽东激情剪辫子	孙中山妥协让总统	124
第七章	少年郎被迫进四师	徐特立耐心授书诀	146
第八章	袁仲谦大度释前嫌	王立庵开明施新教	162
第九章	毛泽东初见霞师妹	杨昌济广纳众门徒	176
第十章	驱校长挥笔写宣言	从良师握手成益友	194
第十一章	竹筒罩灯寒夜读史	空囊游学酷暑行乞	210
第十二章	为称帝袁世凯卖国	要雪耻毛泽东立志	228
第十三章	征良友须志向相投	建学会讲主义结合	246
第十四章	孔昭绶真诚留学子	毛泽东睿智退溃军	256

第十五章	方维夏大胆荐学生	毛泽东满载离师范	266
第十六章	毛泽东初进大都市	杨开慧情定北海桥	280
第十七章	文素勤长沙托菊妹	杨昌济北京荐双雄	296
第十八章	张敬尧顽固遭驱赶	毛泽东竭力忙自治	312
第十九章	办书社传播新文化	进洞房打破旧俗气	322
第二十章	韶山冲里舍小顾大	南湖船头辟地开天	336

附录

附录一	毛泽东年谱（1893—1920）	1
附录二	毛泽东年谱（1921—1926）	15
附录三	毛泽东年谱（1927—1930）	25
附录四	毛泽东年谱（1931—1934）	35
附录五	毛泽东年谱（1935—1937）	45
附录六	毛泽东年谱（1938—1940）	55
附录七	毛泽东年谱（1941—1943）	65
附录八	毛泽东年谱（1944—1946）	75
附录九	毛泽东年谱（1947—1949）	85
附录十	毛泽东年谱（1950—1952）	95
附录十一	毛泽东年谱（1953—1955）	105
附录十二	毛泽东年谱（1956—1958）	115
附录十三	毛泽东年谱（1959—1961）	125
附录十四	毛泽东年谱（1962—1964）	135
附录十五	毛泽东年谱（1965—1967）	145
附录十六	毛泽东年谱（1968—1970）	155
附录十七	毛泽东年谱（1971—1973）	165
附录十八	毛泽东年谱（1974—1976）	175
附录十九	毛泽东年谱（1977—1979）	185
附录二十	毛泽东年谱（1980—1982）	195
附录二十一	毛泽东年谱（1983—1985）	205
附录二十二	毛泽东年谱（1986—1988）	215
附录二十三	毛泽东年谱（1989—1991）	225
附录二十四	毛泽东年谱（1992—1994）	235
附录二十五	毛泽东年谱（1995—1997）	245
附录二十六	毛泽东年谱（1998—2000）	255
附录二十七	毛泽东年谱（2001—2003）	265
附录二十八	毛泽东年谱（2004—2006）	275
附录二十九	毛泽东年谱（2007—2009）	285
附录三十	毛泽东年谱（2010—2012）	295
附录三十一	毛泽东年谱（2013—2015）	305
附录三十二	毛泽东年谱（2016—2018）	315
附录三十三	毛泽东年谱（2019—2021）	325
附录三十四	毛泽东年谱（2022—2024）	335
附录三十五	毛泽东年谱（2025—2027）	345
附录三十六	毛泽东年谱（2028—2030）	355

【第一章】

滿月兒拜謁石千娘

四步孩熟背百家姓

1



第一章 满月儿拜谒石干娘 四岁孩熟背《百家姓》

一钩流水一拳山，虎踞龙蟠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

奇山！妙水！

话说舜帝年事已高，住在禹为自己营造的鸣条行宫中，心里却放不下黎民百姓。于是，一个风和日朗的早晨，舜帝带领几个老臣，几名仆从，打鸣条出发，开始考察民情。访民情队伍南渡黄河，经中原大地，向江南进发。入长江，泛洞庭，溯湘水，到湘中后徒步西行八十余里，见到一派崇山峻岭，“壮观！”舜帝赞叹不已。

登至最高峰时，忽闻鼓角齐鸣，舜帝蓦然发现手执弓矛的苗民已将他和他的老臣团团围住。危急之下，舜帝率众人演奏起韶乐，刹那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连奏三天三夜，美妙的韶乐使苗民放下了武器，并伴着节奏跳起舞来，一场血战化成为花团锦簇的盛大舞会。人们感恩舜帝的“德为先，重教化”，把舜帝演奏韶乐的山峰命名为韶峰，韶峰附近一带的山岭就叫做韶山。这韶峰从何而来？

只说这南岳衡山，又名岫峻山、虎山，山势雄伟，东南俯视湘江，西北绵延72峰，以祝融（海拔1289米，为南岳最高峰）、天柱、芙蓉、紫盖、石尊五峰为著，有“五岳独秀”之称。

衡山山脉与湘西的雪峰山脉相对应，两条主山脉分别向西北、东北一起延伸而去。

衡山山脉西北行，跌宕起伏，穿涓水，脱卸融聚，入湘潭境再分两支，西北支起海拔755.1米、周20公里的昌山，为南岳第70峰，也为湘潭最高峰。逶迤西北，再东北入湘乡，蜿蜒过涟水。涟水河为湘江支流，至此九曲回环，大折大回，龙气升腾，在泉塘处团聚束气，复起金土相间的低山丘陵，再过脉北展。中支主脉经育塆南北连绵10多公里中、低山，气势磅礴。两侧周密作护，右，位于龙洞的低、中山呈东南—西北走向，连绵缠绕；左，先有德胜、石泉等地山丘，继起高大褒忠山，山脉逶迤，东出北顾。

在两侧山峦的缠护夹送下，中支主脉突然低垂匍匐，穿田过脉，渡河北上，再昂然而起，这就是韶山之巔，南岳山脉的第71峰——韶峰。韶峰总体北倾，与北面山脉相牵相连，绵延北上。

山北为面，山南为背。山脉自南而北经育墩至白竹塘北端起高大星辰充分展开后，面水嘎然而止，主脉潜藏过峡。为了使过峡之处不至孤露空虚，东西两翼护从继续北伸，连绵而去。

令人叫绝的，还不是过峡的威势，而在于其形状。在育墩北伸之脉将至韶峰之际，四条宛若游龙般的低山山脉同时驻足于韶峰之南，抬头仰望，与从龙洞方向弯曲绵延而来的山脉一道在韶峰弧形排开，煞是好看。

五条山脉与韶峰的高差达二、三百米以上，奇秀无比，生动形象，东南两支由外向里弯环缠绕；西南两支东北伫立；一列山脉专起雄峙，在外有力屏障于西；中路两支虽山势略低，却笔直雄健，受到周密维护，这便是韶峰正南，位居至尊，千呼万拥而来的大脉。韶峰西北，有峰连袂而至，山势高大，如屏土星仅低于韶峰，自西向东绵延横亘，与五条小山脉的景况形成鲜明对照。这条西来的褒忠山之脉，磅礴有力，将至韶山时南北展布，一脉东出，没有跌宕起伏、过峡变化的任何迹象。

奇山秀水，人人向往，这韶峰远近便成了许多帝王们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的好地方。

时间很快到了元末明初，江西吉州龙城人毛太华为避乱逃难，正离乡背井四海奔波。那年代兵荒马乱，前途未卜，实在没有确定的目标，走到哪里算哪里，有活能干维持生计就停下来，没活干又往前走，走走停停两三年，到达云南永胜时，已是明朝初年。

永胜当时叫北胜，除了海拔较高，达2400米左右外，地理、气候、自然条件与故土龙城相差不大。加上当地世居的是彝、傈僳、白、纳西、普米、傣和苗等土著民族，社会相对安定。毛太华等人来到此地，为谋生计，靠帮工度日，属“打工仔”之列。由于年轻，身强体壮，特别能吃苦耐劳，又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深受当地土著民族的赏识和好评，日子过得很安稳。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北胜知府高策率众内附，朝廷实行“改土设流”，北胜府降为北胜州，明军留下部分军士驻守北胜州。为巩固领地，确保一方稳定，留守北胜州的明军就地招募了一批军士扩充队伍，毛太华应招从军，开始了农耕、练兵、作战的屯戍生涯，其屯戍地在凤山麓。毛太华娶当地彝女王氏为妻，安家落户。因为口碑好，毛太华很快提升为管辖120名军士的百户长，居住地也即命名为“毛家湾”。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明王朝为统摄金沙江上游的土司地界，调云南中卫（当时云南每卫官军编制6500人）于滇西北边关要地北胜州，设置军政合一的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正式推行“寓兵亦农，屯民实边”政策。次年，首任澜沧卫指挥使王佐率督本卫官兵和所辖北胜、永宁、蒗蕨三州土司军民在州治南构澜沧卫城（即今永胜县城）。毛太华率本百户军士参加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筑城工程，并立下军功，受到嘉奖，赐封为“武德将军”。

据传，那朱元璋称帝后，为了报复当初湖南百姓对反对派陈友谅的支持，曾经血洗三湘。民间传说，整个湖南只有谢家两兄妹侥幸逃生。明朝政府为了填充湖南人口之不足，于是从邻省（主要是江西）迁入大量人口。

毛太华虽从云南澜沧卫来，但原籍江西，也在填充之列，即“以军功拨入楚省”，于是那毛太华被迫从云南澜沧卫迁到了湖南湘乡县北门外居住。十余年后，毛太华去世，其子毛清一和毛清四在距韶山十里许的铁陂河西岸的大山下，伐木磊石，筑起一座茅屋，又在屋前掘了一口池塘，塘边栽了两棵樟树，便形成毛家大屋。待生活稍稍安定之后，人们刀耕火种，将屋前一片大约三、四百亩的荒坡开垦成梯田，从山上引小溪或自铁陂河提水灌溉。相对来说，毛姓人们得到赖以生存的谷物，非常不容易。

因此，铁陂并不是一处理想的定居之所，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正处在湘宁大道南侧，联通湘西北与湘西南，自古兵戈往来甚众，易受战争磨难，由江西到云南再移此处的毛姓人们，不能不注意这一点。因此，毛清一便打算入韶山冲探险，希望在冲内找到一块能一劳永逸，永保万世的平安居地。遗憾的是，毛清一，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儿子毛有恭，毛有信也没有完成。直到他的孙子毛震才率族人进入韶山冲。

进入韶山冲，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因为，人要从植物和虎口中争得一席之地，决不是想象中的易如反掌。年轻力壮的毛震带了他的兄弟毛铎、毛瓚、毛常、毛鉴、毛铭、毛海等，举着火把，端着鸟铳，放着鞭炮，挥舞锄头、刀斧，下决心要杀入韶山冲。毛震一行，站在韶峰以东的引凤山下四望，但见韶山冲俨然如一颗闪着幽光的星星，镶嵌在群山之间，这里有二、三百亩的开阔地，小溪流淌，鹅卵石鲜亮闪光。毛震决定在这里立足，他的同族堂兄毛鉴、毛常也愿意住下来。其余兄弟，嫌此地闭塞，条件太苦不愿留下。

于是毛深仍居铁陂，毛翔到长沙去了。另外几人带了家小星散各地。这样，韶山冲里的毛震、毛常、毛鉴安安心心的过起了隐居式的生活。真正成了世外桃源人：他们籍山林和河谷田地出产自给自足，又以群山环抱之拱护，建成了一个小小的“毛姓王国”。

不过，如此“王国”在很长一段时期还是散漫的、无阶级的，连“国民”也不多。到了清中后期，这个“王国”算是真正形成了，其标志是其“法典”——《韶山毛氏族谱》和其“宫殿”——毛氏宗祠的出现。从“风水”的角度考虑，毛家认为韶山“风水”比湘乡更适于毛家生存。自明代到清朝，500年而不悔！毛氏选定家族生存的大环境后，又十分注重小环境和微环境，砌屋时，细观朝向，“龙脉”、水流、阳光、空气……尤其是选择祠堂地址时，还郑重其事请风水先生详察。那滴水洞和木梓山及至整个韶山冲一带自然风光的确不错——青山绿水、云蒸霞蔚、气象万千。韶山冲就像一朵盛开的巨大莲花，她的花蕊便在引凤山即毛氏宗祠处，以此为中心，花瓣呈放射状向周围散开而形成众多的山谷，主要的山谷有十八罗汉山与韶峰之间的山谷；韶峰与石鼓峰、木梓山、黑石寨之间的山谷；黑石寨与枫梓山之间的山谷（湖堤洞）；枫梓山与十八罗汉山之间的山谷。这些大山谷中又有众多的小山谷，当地一律称作“冲”，如韶山毛氏家族深房居地铁陂冲、毛翼臣故居所在地土地冲、李姓聚居地石洞冲、唐姓居地石门冲……这些小山冲套在大山谷之内，更加显得幽深莫测，其中以毛震后裔聚居的滴水洞一带为最。木梓山古木参天，至今保存了韶山唯一的一片原始次生林。从林内淌出一泓清泉，叮叮咚咚，终年不息。木梓山坳内水边，突起一圆形小丘，

仿如海蚌含珠，毛震和他的父亲毛从文就安眠在这珠子上——震公墓的祁阳白石碑文，告诉人们，墓主已在此安安静静躺了500多年！

毛震公以后，历代人们，全都以滴水洞一带为其死后的葬地，如毛震的孙子毛珊即葬马鞍冲。

以后几代子孙仍都葬此：

毛立尧：葬滴水洞附近流江冲。其妻何氏葬马鞍冲。

毛显旸：葬木梓山，其妻李氏亦葬木梓山。

毛荣项：葬滴水洞焦家冲上窑坨勒马山，其妻彭氏亦葬此。

毛朝巍，葬木梓山。

……

韶山毛氏家族特别看重“风水”，其《家戒十则》中专门有一条《戒谋风水》：

既有天文，必有地理；

得之有缘，非可妄取！

近听术人，动谋风水。

他人祖茔，恃强破毁。

或牵或骑，连讼不已。

死既不安，生何利矣！

戒之戒之，牛眠在迩。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78年，为人老实厚道的庄稼人毛太华第十八代后人毛翼臣与哥哥毛德臣在父亲毛祖人主持下分家，兄弟拈丸子（抽签）定夺，毛翼臣本是拈了东茅塘，即与毛祖人仍住老屋的，但毛德臣显得不高兴，不愿搬到土地冲上屋场去，结果毛翼臣让了步。这样，毛翼臣夫妇带着儿子毛顺生到了离东茅塘有六、七里的上屋场。毛翼臣名恩普，字寅宾，号翼臣，排行第四。他不善经营，虽然家庭负担不重，但一生清贫，常常为生活无着而摇首长叹。

毛翼臣虽很少走出韶山冲，但却与以青山做屏障背靠背的湘乡唐家坵文芝仪时有往来。

这唐家坵文姓的创家，始自文作霖老人，由文作霖的一穷二白到文芝仪、文正兴的家道中兴，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困苦的过程，而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唐家坵形成了一种十分可贵的家风。

文作霖出生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正是17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他的成人，则已是嘉庆末，即已进入18世纪。其时，清王朝由盛转衰，不久之后，外国的坚船利炮就要冲破中国的国门了——而文作霖本人，正处在贫穷窘迫的深渊。嘉庆十三年（1809年），文作霖11岁，就与附近的贺鲁詹之女贺氏结为夫妻，其时贺氏比他大三岁，为14岁。家里没有其他妇人，贺氏成了文作霖家的内当家和有力的帮手，家计自始有了起色。

文作霖既年幼，阿舅犹在堂，正需供养。父亲文道中，贫病交加，“晨夕起居，一有求至，动辄招尤”，尽管如此，贺氏还是曲意承顺。老人也因此慢慢忘记自己家贫，过了五

年，文道中去世。这时文作霖才16岁，贺氏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

贺氏于悲痛中提醒丈夫：“父亲走了，以后的事要靠我们自己。少不自立，只怕后悔也来不及啊！”

文作霖点头称是。

于是，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休，吃苦耐劳，一切为了这个家作打算，不料这文作霖身体也不怎么样，才27岁，正当出大力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离开人世。时值道光四年（1824年），这对于文家，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文作霖丢下妻儿五个：大儿子文绵芳才10岁，二儿子文绵熏仅3岁，三儿子文绵姜尚在襁褓之中，只10个月！另还有一个女儿！

天大的担子，压在年仅30岁的贺氏一个弱女人身上！“三十而立”，这是对男子而言，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女性——贺氏，却不得不顶天立地！对于她，本还有一条路：改嫁。但她没有走这条路，而是选择了一条狭窄、危险，随时有可能掉入深渊的路！

起初，丈夫辞世，贺氏痛不欲生，再三劝阻才止。

婶母见此情景，劝说道：“你还是改嫁吧，家里有个男人还是好一些。唉，这光景，你即使能守住节操，又如何对付家贫子幼？”

“我只以冰雪为心，柏舟为操，不想别的！”贺氏回答。

贺氏决计率诸儿振兴家业。“既总持家计，极之粒米寸薪，罔不悉心筹划”。可见如何之勤俭，虽然收入极少，但她精打细算，常勤纺绩，夜坐不眠。

一日夜间，一名歹徒持木棒跳到家门口，贺氏被惊醒，一跃而起，厉声呵斥：“做贼也要有良心，你欺我孤儿寡母于心何忍？我誓与我家一草一木共存亡。”

那贼一惊，不知如何是好，连忙丢下东西跑了。

碰到灾年，谷价昂贵，便全家喝粥。即使丰收年景，她也自己带头，一日两餐，不吃晚饭，早睡早起。诸儿也十分争气，稍年长，即外出打工，将得来的几个铜板，几升谷米，交给母亲，母亲很是喜欢。

贺氏持家，特重门风，“一庭聚处，嬉笑无闻。诚所谓闺门之内，肃若朝廷者也。”不信医药，唯以勤俭养身，更不惑僧道，经四十多年，门无妖札之虞，福与德便愈积愈厚。

贺氏起初并不识字，到了孩子们夜读时，她坐在一旁，渐而也认得许多字，后来便“杂观传记，备悉古来节烈事，心慕之”。

经过贺氏与儿子们四五十年的努力，他们家由初时一年仅入谷数石，竟增至数百石。真是“孝友传家，耕读裕后堂同五世，身历六朝”。贺氏的勤俭持家、守操抚子事迹，广为乡里传诵。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朝廷颁文表彰其节孝；同治八年（1869年），她的名字又被编入《湘乡县志》。

韶山冲是一个近乎封闭的山冲，只在东南和东北方向有两个入口，其它方向为崇山峻岭所遮挡。韶山冲最深处，在其西北面，距冲口有近20华里，距韶山冲中心毛氏宗祠也有差不多10里，这便是滴水洞——洞内外，是韶山毛氏家族最主要的一部分入口。

滴水洞一带，山峰耸峙，山脉盘绕，从而形成韶山与湘乡间的天然屏障，大山西北麓，

便是毛泽东外祖家，即文七妹（文素勤）的娘家唐家坵。

按直线距离，唐家坵到滴水洞，不过几公里，可是，因为有大山相阻，便使之如隔千里，山两侧居民口音也大异其趣，一面是浓郁的湘乡风味。一面是以湘潭、宁乡口音混合而成的韶山话。

连接文、毛两家的捷径，是滴水洞和滑油潭两个幽谷内蜿蜒曲折、穿云钻雾的羊肠小道，它为丛林灌木遮掩，时而穿涧，时而过溪；时而无可寻觅，时而又悬于半空。此径之险，更在于滴水洞一带藏有虎豹（虎到20世纪50年代才绝迹，豹子在60年代还有），远近的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它们的咆哮，有时还能看见华南虎在山坳坪地上晒太阳呢！

长期以来，韶山毛氏家族的婚姻是不美满的，这是指这个家族总有一些人找不到配偶，因为韶山冲太偏僻了，冲内田地少，富裕起来不容易（韶山冲连中等的地主也未出过，小地主也不多，大部分是中农和贫农），韶山冲外的人们，一般是不太愿意嫁到韶山冲里来的，于是，便只能在冲内各姓氏：毛、李、钟、孙、邹等各姓之间通婚了。

但是，韶山冲也自有它的妙处：类乎世外桃源，烧柴用材自不用说，起居也十分地安全，每逢乱世便颇令人向往（当然也有虎伤人之虞）；还有一点，此地“风水”绝好，韶山冲外的人们望着一个个青翠的山峦，不胜羡慕；冲内更有好些葬后能“让子孙发达”的穴位。

基于这两个原因，冲内与冲外便互通有无了。故此，韶山毛氏家族人们的配偶也偶有冲外来的。

清光绪八年（1882年），唐家坵88岁的至尊人物贺氏无病而终，其时文家家业已呈振兴，而且人口已衍至贺氏的曾孙辈，共有二、三十个人，前景正旺。文家对贺氏极为尊敬，因为是她领导全家脱贫致富的，她在时备历艰辛，过世后，子孙便想方设法要为她觅一处福地作为安眠之所。他们早就听说，也亲见了韶山冲“风水”之佳，于是在贺氏还未去世时，就请了风水先生。韶山冲人自然是不会轻易将“风水”送给外人的，文家便想了个办法——光绪六年（1880年），文芝仪将13岁的小女儿文七妹（文素勤）许配给了韶山冲上屋场毛恩普的儿子毛顺生，两家在这一年为子女订了婚。

当时毛翼臣还十分贫困，竟然有人愿将女儿嫁过来，当然非常感激。以此为引线，文家既与韶山毛氏家族联姻，也就有了到韶山冲购买墓地的方便。文家看中了韶山山脉落脉之处韶山嘴南侧龙眼塘边的一穴——如此，这“风水宝地”被贺氏“葬中”了。龙眼塘即现今毛泽东故居以西不到一公里的韶山学校下面。可以说是这一块地成了文、毛两家联姻的契机。

文素勤，在家排行第七，都习惯喊她七妹。毛翼臣虽见儿子才10岁，但也想早些讨个儿媳，便欣然表示同意。这样，文七妹来到了毛家，当时她才13岁。

初来乍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文七妹的性情从这时起发生了大变化。这是由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家庭环境决定的。年龄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韶山冲与唐家坵的自然差异是很明显的。唐家坵位于韶山山脉西北麓，是一块开阔地边缘的台地，远处虽有一些小丘，却并不太遮断视线，南北两面，则是通途。站在唐家坵前的

塘堤上，楚天显得额外空旷而辽远。韶山冲却不大相同。它形如一口深井，四面都是“林壁”，太阳都被森林染成了绿色。

这强烈的大自然环境反差，须要好几年，才能让文七妹慢慢适应过来。何况这里“人”的环境也与唐家托迥异。

唐家托四世同堂，全家有20多口人，最年长者是文七妹的祖父母，最年幼的则是侄儿们。老老少少，其乐融融！

韶山冲开发虽已有400多年，居民仍然不多，分布于各个山冲角落，没有唐家托那样的大家庭，除非开祭及其它节日，平时难得热闹。

文七妹在娘家过惯了热闹日子，到韶山冲始知寂寞的滋味。

在唐家托因为年岁小，家里劳力又多，文七妹基本不要做多少事，到了毛家，则不同了。她起初过不惯，父亲来了，总是哭闹着要回去。回到娘家就不想回婆家了。

“妈，你行行好，我不回韶山好不好？我真受不了。一个穷山冲，家务事、田间劳动，里里外外都要做。我累！”少女文七妹对韶山就是这样的感受。

的确，韶山虽然有许多美丽的传说，但美好的传说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实际的情况，这韶山长期和贫穷、落后相伴。若去湘潭县城，就要从天亮走到天黑；若去省城长沙，就要走一天半路，或走一段路再搭船。韶山冲里有稀稀落落的房屋，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以毛姓最多。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生活穷苦。人们常说：“禾镰上壁，没得饭吃。”而韶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民歌：“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还有一首是：“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韶山好像一座锦屏，起伏绵亘约20里长，它的落脉处是一座小山，草木茂密，称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环水抱的南岸。南岸上屋场有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叫一担柴式的房子。房屋的墙都是用土砖砌的，一多半盖着青瓦，另一小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半盖着稻草。家门口有两个池塘，夏天游泳是一个好地方。这就是文七妹做童养媳栖居的地方。

“孩子，我问你，毛家人对你好不好？打过你骂过你没有？”文七妹的母亲和德高望重、兴家立业的贺氏一样也姓贺，受长辈的熏陶，母亲贺氏也非常贤惠。

“那倒没有！有好吃的总先记得我。”文七妹点点头，实话实说。

“那就行呀！”贺氏劝说：“穷一点没有关系，文家过去不是很穷吗？现在也红火了。毛顺生人聪明，你们两口子男耕女织，做得起呀！”

“娘，我知道了！”文七妹觉得母亲说得在理也就恋恋不舍的回到了韶山冲。

不难看出文七妹远嫁韶山冲，并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童养媳”，因为她来到毛家，并非因家境困难，无以养活她，相反，这个时候，她娘家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唐家毛已走上富裕之路；她所来的毛顺生的家倒是贫困潦倒，富裕人家的女儿作了穷人家的媳妇，这本身说明唐家毛的主人：文芝仪、贺氏及所有的家庭成员，他们心性何等淳厚，他们可贵之处，不具有当时社会人们常常具有的“门当户对”观念，他们将文七妹送到韶山冲，虽是基于葬“宝地”，为上祖坟祭扫提供方便。但也是看中了与他们家一样淳朴的毛家，“会看的看儿郎，不会看的看田庄”。因此，毛顺生与文七妹的婚姻，虽未超出“包办”的范畴，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包办婚姻。文七妹在与毛顺生结婚之先，他们已在一起生活了5年！所以，他们之间已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当然，这种了解，也只有毛祖人、毛恩普的为人，相对来说，在毛氏家庭这个儒家色彩浓郁的环境里，毛顺生、文七妹感受的却主要是一种清静、平和、民主的气氛，尤其是文七妹，她的公公，本对她有一种负疚感，因为她来到他这里，吃、穿都大不如前，她受了苦。故此，文七妹在毛家，基本上没有遭受一般作媳妇的妇女要受的磨难。

这个时候，在上屋场，只有两个孩子，他们的长辈们，没有好的衣食，却有慈祥的爱。在毛顺生本人，他因为别无兄弟姐妹，他对文七妹便有了一种天然的依恋。在他们正式结为夫妻之先，他们是一对友好的姐弟，彼此天性的善良，使他们能融洽相处。

这样，他们的婚姻，尽管是由父母包办的，但却有长达五年的感情基础，这实在是一个特殊而又特殊的例子！

天长日久，韶山冲逐渐将文七妹塑造成了一位极文静和恬淡的女人——而这恰恰是与“佛”接近的。这便为她接受佛的教义创造了条件。

试想，如果文七妹没有来到韶山冲，而是嫁到其它地方，她不一定会成为一个虔诚的信佛者。虽然她的母亲贺氏可能也信佛，而且贺氏的为人处世也颇与佛倡导的“博爱”相接近，但唐家毛的自然与家庭环境，绝不容许“佛”的存在，因此，13岁前的文氏，基本上是与“佛”无缘的。

“佛”能够存在并得以发展其思想，起码得有这样一些条件：远离喧闹的山林，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韶山冲正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很早就有了佛文化的植入，至19世纪末，无形的佛光仍笼罩在韶山上空。

不过，佛教远没有成为统治韶山冲居民的主导思想。作为周文王后裔的韶山毛氏家族，断不会舍弃由他们的祖宗创立并由孔子加以阐发的“周礼”，何况毛氏大多数人的第一要义还是生存问题，哪里会有太多的余暇求神拜佛？

真正的信仰是心灵上的，文氏正是在心灵上走近了佛。18岁时（1885年），她与毛顺生正式结婚，又过了两年，即1887年，丈夫17岁，开始担起当家之责，文氏的生活圈子更限制在炉灶之间——毛顺生全力奔忙在外，以求发家，她则尽力操持家务，分担丈夫的责任。她在韶山冲东北部那长条形的小冲——土地冲，每每于孤独中静味人生。她没有读过书，她除了唐家毛，上屋场，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她爱她的丈夫，但她仿佛还需要些什么。

丈夫毛顺生比她小了三岁，却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的全副精力用在如何改变家境的贫困，所以，他给予妻子的温情是不够的。她迫切地感到她需要孩子。

大约在20岁左右，她怀孕了，可是很不幸，婴儿在襁褓中便夭折了。这件事令文七妹好久后犹自伤心不已：她看着满目青山，不禁潸然泪下，自觉命苦。春忙季节过去不久，22岁的文七妹又一次怀孕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889年年底，她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大伢子没过百天就夭折了，二伢子自然会受到全家人的精心呵护。孩子平安地度过了春节前后的寒冷天气，眼看又到了一年春忙的时候，为了让儿媳妇集中精力照顾好二伢子，毛恩普又走上了农活的第一线。毛貽昌也不再去别人的田里挣钱，老爷爷更是寸步不离地呆在家里，不停地提醒着孙媳妇，生怕重孙子有么子闪失。从育苗到插秧到稻子出穗、扬花，孩子一直都平安无事，一家人提着的心也渐渐放下来。毛貽昌和父亲没日没夜地往稻田里踏水，希望稻谷吃饱喝足后有个好收成。文七妹在家里忙着家务，有时候还要去田里给公公和丈夫送茶送饭。半岁多的二伢子已经会坐了，妈妈顾不得照顾的时候，睡够了想坐就可以坐起来，有时候自己也能从摇篮里爬出来。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

那一天，文七妹又去田里送饭了，二伢子哭闹了好大一阵子，毛祖人摇摇拐棍没起作